

春天的七个瞬间： 华府春晓与金陵春梦

■何娅 /北维 Fairfax



城市在身后倒退，别了，金陵，别了，秦砖汉瓦，别了，暮鼓晨钟，别了，好友亲朋……

……
美国的日子是温吞忙碌的，不知不觉已春去春回，逝去几多韶华。可记忆中总有着春天的几个瞬间。

那是刚来的第二年，暮春时节，同学 Carl 邀我们去 Lake Anne 的水上别墅畅饮。Reston 一向是我心仪之地，Lake Anne 迤迤绿水、迢迢朱楼，湖面曲折处，有浓荫掩映，有木桥缱绻，有五月飞花，有屋后泊舟的水上人家……堤岸新绿柔嫩、黄色的小鸭尾随着鸭妈妈，颤巍巍地试水。不远处一叶扁舟上，西人伉俪，先生赛艇手装扮，在船尾挥桨，太太藕色毛衣罩碎花裙，在船头织 baby 毛衣。远处小木桥上，人影婆娑，“他在桥上看风景，我在风景里看他”。

泛舟湖上，看野鸭嘻水、飞鸟掠波；躺在草坪上，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偷得浮生半日闲，舒展一下平日疏于锻炼、几欲生锈的筋骨，好一份惬意、闲适。Carl 拎来了北京二锅头，端来一锅饺子，同学少年，但觉兴豪，却忘量小，拼得帐中一醉，醒来还是舟中客。

后来那年春天，Hopkins 的同学好友去内战旧址踏青，那是三州交界、一水中分之地，北望平川、野火荒湾。爬高观瞻所谓历史遗址，但见麦甸葵丘、荒台败垒，来自六朝古都，这样的物什景致，很难激发厚重的历史感，却自有一份野趣天成、恢然大气。更喜欢农场一望无垠、奢侈的绿，一群伙伴，三两伉俪，骑双人自行车，从山顶呼啸而下，可还是绿色无边。

再后来，褪去少年轻狂，和先生加入华府侨民的传统项目，BBQ、郊游、踏青、Camping。旧雨新知、乡里乡亲，“长发垂髻并怡然自乐”。附近的 Burke Lake 自然是好去处，或挥杆小试高尔夫，或坐拥青山、悠然垂钓。看孩子们膝间穿梭、笑靥如花，老人家共叙天伦、把酒话桑麻。花草香、BBQ 的牛仔骨香，伴着林间袅袅炊烟，直至日暮西山、飞鸟相与还……

这两年，添丁增口，忙的七荤八素，全盘生活化，关于春天就只剩模糊的一瞥了。尚记得，初为人母，凭窗苦思小 baby 的名字，忽见一小黄鹂飞落枝头，歪着小脑袋，机灵看我，心思一动，“两只黄鹂鸣翠柳”，她是春天生的，嗯，要不，就叫小黄鹂吧，春天爱唱歌的小黄鹂？转眼小姑娘已经 2 岁多了，还有了挥舞着小胖手、啾啾、咕咕，学欢快鸟叫的 6 个月的妹妹鹭鹭（呵呵，老二就更偷懒了，直接就沿用了“一行白鹭上青天”）。

春天到了，也该带孩子们享受春光了，就象很多年前，坐着爸爸帮我糊风筝一样，小黄鹂也好奇地看着我给她们忙碌，只是妈妈的风筝远远不如外公的精致可靠。继承了妈妈对 Bambi 的挚爱，还有她自己迷恋的 Dora，最后给她风筝上画了 Bambi 小鹿和 Dora 小探险家，盼着樱花怒放的时节和她一起去 D.C. 的 National Mall 放飞。

……
就这么，似水流年，生活静静地变化着……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到惯看秋月春风。只是某个时节，风信子送来春的请柬时，往事又叩响了心扉。

春风又绿江南岸……，白鹭洲上，船笛惊起沙鸥阵？莫愁湖畔，柳芽初醒、春色清明了吧？灯火渡市、月满秦淮，夫子庙又在春风沉醉？乌衣巷口青芜路，依稀尚认王谢旧邻？

……春去春回、往事依稀，可这些年邑外他乡，总在午夜梦回时，恍见，雾罩钟山、烟笼秦淮；伤觉，父母额发又染新霜……行走在华府，沉醉在春光晴好里，可不经意间还是，梦回金陵。

东风岁岁还来，吹入华府，姹紫嫣红；吹入钟山，九重苍翠？

清晨，鸟喧中醒来，阳光在窗帘上律动，阑珊卷帘，却见屋后的海棠上一片新绿，光秃一冬的老树抽出了绛红色新枝。几只小鸟在枝头雀跃，一行大雁掠过青天，湖边小径上有晨练的小伙，撒欢的小狗，晨光中，小松鼠在树间上下腾挪，几只海鸥在湖面上盘旋，早起的加拿大鹅三三两两在岸边踱着方步……远处的湖堤上返青的小草嫩生生地露出青翠的笑脸。呵，不知不觉，又是一年春天了。

春光旖旎、和风弄袖，多好一张大自然的请柬。是该去 Lake Anne, Potomac 岸边走走了，看看“红杏枝头春意闹”。最爱华府的就是这嫩青粉红的春天。Fair Lake, Reston 的路边湖畔，谁处可见的草色如丝、樱花烂漫。更别说 D.C. 的 Tidal Basin 两岸，云卷云舒的澄澈蓝天，静默轩昂的杰弗逊纪念馆、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肆意怒放的十里樱花，加之湖堤满面春色的人们。这是色彩的盛宴，悠然的白云蓝天、威仪的本白堂树、飘零的粉红樱花、氤氲的绿绿……这一怡人春景恐怕早已定格在每个华府游人的心田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想来这已是来华府的第七个春天了。记忆又回到了七年前的那个金陵春早。那个春天过的最为荒疏。忙签证、忙行囊、忙求学的各种文件，忙购屋的杂沓手续，忙临行前父母的种种叮嘱，错过了近在咫尺的玄武春色、鼓楼花开，更别说东郊的紫霞湖、梅花山、灵谷寺了。

2003 年，那个春天很特别，古都笼罩在传言与不安中，终于在所住高层封楼前，逃离了 Sars 疑云笼罩下的惶惶城市。凌晨三四点，担着行李坐上出租车，车开那一瞬，挥挥手间、昏黄的路灯下，母亲一时哭倒，踉跄蹲坐在路边，父亲想去宽慰，可笑颜落寞，看他萧然颓废，不仅泪如雨下。此去经年，此去经年！……

婆婆泪眼中，车行，……远处，钟山逶迤，山色空朦，熟睡中的春晨，车开在静默的城市。车行，路过……山西路广场、秧歌、舞剑、气功，气机勃勃的 early birds 们全然不见，去年还陪母亲在这里舞剑晨练过。湖南路上，清新的晨气扑面而来，天天路过这色彩斑斓、熙熙攘攘的商业街，从不知她竟有如此静谧恬然的时刻。

车行，路过……中央路，那边是古城墙，我和父亲的最爱。常常偷得浮生半日闲，和父亲城墙上散步，湖畔对弈。行走在 700 年前的城墙顶上，看秦砖汉瓦间幽幽青草，一边是百代下曾金戈铁马的古城阙，悠然玄垂垂柳，一边是人世尘嚣、学童的琅琅书声。古与今、动与静是如此泰然自若、协调在百年城墙的左右。

车行，路过……北京东路，再过去就是落花成径的小道，每年春天和同事、朋友们登山、踏青，还记得，那一年钟山脚下、紫霞湖畔、峰回路转、掠柳分花，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骑着单车，笑语追逐、青春飞扬。

车行，路过……明故宫，记得那年和苏州那拨研究生同学，踏青夜归，薄醉微醺，拈花扯柳，徜徉街头，误入露天舞场，一时兴起，聊发少年狂，玩起了老鹰捉小鸡，一时间，跳舞的老老少少也加入我们的小鸡队伍，左呼右奔，欢乐笑倒。恍惚春夜下，还记得月满西楼，一树杂花。

车行，路过……御道街、解放门、月芽湖，渐行渐远了，虎踞龙蟠六朝脂粉地。



等待春天

特约作家 童平

较之春暖花开，姹紫嫣红的盛春，春寒料峭，冰雪依然的早春更让我动心。正如黎明前的夜最暗，初春的冷有时似乎要比三九天的寒更让人不胜。但有那春的许诺在前面招手，谁再把身后凌厉北风的威胁放在心上呢？

春的脚步总是那么不紧不慢。从南到北，早春给人的印象大不相同。

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苏南的太湖西岸度过。春天似乎格外青睐这一片土地。记忆里刚过立春，庭院里还积雪一片，奶奶从菜市场就买回新鲜的蔬菜了。那时还没有大棚种植这一说。有两样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叫油菜，但不是开金黄色菜花，菜叶用来产菜油的那种。那厚实且深绿的菜叶子泛着油光。因其含糖量高，即使炒菜喜欢放糖的南方人也在炒油菜时省去了加糖的步骤。另一种则是我家特有的一种菜，叫做水芹。这水芹的茎叶柄俱鲜嫩，无论生拌或炒食都清香爽口。但它的种植说来实为不易。菜农在秋天时将种植株入深水，再在四周深挖沟渠，灌入河水。冬春时节一上市就成为抢手货。只是不知有多少人在享受这佳肴时会想到鼻尖通红，在刺骨寒风中挖着黏土起菜的农人，和他那双手长满冻疮，在田头水沟洗菜的太太。正如白居易笔下描写的卖炭翁，这位菜农恐怕也是心忧炭贱愿天寒。对于他们来说，春天的诱惑力恐怕无法与对生计的追寻相提并论。

当江南的绿已在枝头显露时，中国北方才从千里冰封，万里雪裹之中苏醒开来。大学毕业后来我来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将近十年。刚开始的几年，我几乎被姗姗来迟的春天急出病来。过了新年，依然是一场接一场的大雪，一晚又一晚的呼啸北风，春天是多么遥不可及。北京市内路旁种植的多是代表古都风貌的国槐。想起来能取代国槐成为北京市树的树种恐怕不多：那样漫长的严冬，那样干冷多风的气候，沙土飞扬，百树凋零，万物萧瑟。在来自蒙古的肆虐北风稍停片刻之际，你可能会在长安街旁的人行道上瞥见一位身裹冬装，时而低头寻觅时而昂首眺望的年轻姑娘。你猜得透她在找寻什么吗？不是丢失的钱包，不是装点华美的新楼。她在努力寻找路旁草坪上任何一点代表春意的绿色，路边的国槐树上任何一点代表生命的迹象。北风吹过，白色的纱巾贴在她红色的脸颊上。多想跺一跺脚，放声喊一喊，把北风吓退，把懒惰的春天从冬眠中唤醒。因为她知道当春天终于来到时，颐和园的十七孔玉带桥会在随风起舞的杨柳召唤下临波照影；紫竹园的千竿绿竹会汇聚一堂，继续去年那未竟的茶会；玉渊潭湖畔的百株杭州早樱会更奉献出春之魂，那由万朵樱花缤纷灼灼形成的景致，给那久盼春之到来的人儿。

有如随风飘飞的蒲公英种子，再后来的日子，我漂洋过海，落到了北美密歇根湖畔。数年来，经过猎穴之州威斯康星的严酷寒冬的洗礼，又经过风城芝加哥从湖上刮来的无尽寒风的考验，我对冬天不再畏惧和憎恶，反倒体会到了等待春天的美妙。在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校园里，二月底我曾见到被数尺深的白雪掩埋的人行道上一群嬉戏追打的学生。他们都穿着鲜艳的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在化学系的教学楼里，我还见到一位扛着滑雪板前来上课的女生。他们的脸上全没有被漫长隆冬压迫出来的沮丧。慢慢的，不知不觉中，我也学会了欣赏冬景的美丽，尝试着在安然中期待春的到来。早春二月，在这里意味着常常光临的寒流和降雪，还有与那近年股票走势相仿的老也无法上扬的气温。但是，一场春雪后的清晨，放眼望去，雪原茫茫，何处是当年印第安人的部落所在？天空虽然一片灰暗，但你不会被路边那千树万数银花开放的景致打动吗？我不由耳边响起台湾歌手费玉清的《一剪梅》：“真情象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淹没。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我对真情的体验，对雪花的喜爱，和对春天的憧憬向往在这天地一片苍茫中达到了极致。

在没有雪花飞舞，但寒风依旧的日子里，路边也有值得欣赏的景致。无论开车驰骋在高速公路，还是在乡间单行的公路上，路旁那或密或疏，或深或浅的丛林，是最令我着迷的风景。没有了夏日绿荫如盖的茂盛和深秋火红似锦的繁华，如今毫无遮挡的枝体在寒风中默默矗立，看似可怜。但你看真切了吗？他们是活着的生命！使用着各种各样的语言想法和人交流。看，天边那密林勾勒出的画面，要赛过任何工笔的油画。那颜色岂是一个灰色所能涵盖的，分明包括了棕，橙，褐，赭，黛绿等颜色，甚至还带一抹若隐若现的紫色。细密的枝末无以计数，被风裁剪得式样别致。那数棵高大威武武直当其冲的百年老树为身后的子孙挡住了多少的寒风。手挽手，这个庞大的家族成员心心相印，在风中众志成城。继续前行路过庭院深深的一个所在，寂寞的院子里，不知名的树，高矮参差，修剪得玲珑剔透，好似落魄的富家子弟，即使一无所有也不失贵族的傲慢。房后紧连一个不大的果园，株株桃树向天空伸出枝桠，仿佛在诉说往日硕果满枝的荣耀。车子路过一个自然保护区，在红绿灯前停住。右边是一片丛林的尽头，缺乏修整的林子，看去象一群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汉，在争吵斗殴中蓦然回首而被定格，包括被欺凌而倒地的那位。我猜测，春日新叶滴翠的浪漫大约不在他们费神寻思的范围内吧。落日后不多的天光下，映衬着青色的夜空，一棵棵秃秃的树，无论高矮贵贱，无论婀娜挺直，都是那么泰然自若，荣辱不惊。他们对春天的信心令我深深地感动。

等待中的春天来了吗？我想，江南的春天是位性急的不速之客，扯一把柳絮洒向空中，躲在主妇的菜篮子里就溜进了庭院。北方的春天是个贪睡的懒人，你不唤他千百声他绝不从国槐的枝头现身；而中西部的春天则是个贼精灵，你须得跨上印第安人的雪橇向那茫茫雪原深处去追寻他。

今冬的第一场雪

马州 二水

今冬的第一场雪，是夜晚来临的，无声无息地，不想让人察觉。

雪，孤单着飘落，选择在黑暗中诉说，所以沉睡中的人们看不到她的眼泪。清晨来临的时候，薄薄地一层铺在地上，沉默着注视这世界，安静而忧伤。

读懂了雪的心情，蓦然间寂寞爬上心头，想流泪的感觉。

朋友来信说，守望了十多年的爱情，在这个冬季逝去了，绝望的声音，欲哭无泪。

如果那爱情，如此刻骨铭心的两个灵魂的交缠，也会死去，那这个世界上，还是否有让人相信的爱情童话？

曾以为他们会天长地久，天长地久……风起了。一片雪从屋檐上坠落，在冬日的阳光下，耀眼地一闪，落到地上“噗”了一声。

凄美地告别她曾属于的地方，那粉身碎骨前的耀眼，可是对这个世界依依的留恋与不舍？

桌上的富贵竹，去年还绿葱葱的叶子，入冬开始发黄，一片一片地落下来，一次又一次地心抽着痛。

地铁站十字路口的那花环，是纪念两年前车祸去世的老妇的，依然立在那里，每次开车路过，都感觉老妇的灵魂在徘徊。

车一辆一辆驶过，车里的人们戴着墨镜，谁记住了谁？

两棵树，一大一小，立在路的两旁，年年对望着，默默无语。想起初春的时候，小树曾春花烂漫，风吹动，大树伸过手去触小树的枝头。

那只曾守护着她的孩子尸体久久不肯离去的黑色的小鸟，这样的雪天何处觅食？

忍不住去看那断肠人的博客，“一念心清静，莲花处处开”，眼泪终于可以流下来。

与上司无技巧的争论，最后放弃原则。

“Job cut reaches the record high……”，收音机里无感情的女声。失业，先是朋友的先生，现在是远亲小妹。

夜晚稀奇古怪的梦，一辆车飞速开着，失控了，左右摇晃。惊醒了，黑夜中望着天花板，黑黑空空的，心凉了，听到丈夫的鼾声，去拉他的手。

指缝间一抽一抽地痛，不知何时弄到的带血的伤口。

盼望中的来信，也没有如期到来。

太阳会出来，雪会融化，就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不曾来过这里。

春天——大自然的童谣

马州 二水

当冬天的忧伤从心里渐渐沉静下来的时候，春天就要来临了。

晨雾之中，尖尖嘴的 hummingbird 飞来花前，凝视了细颖绒绒的花蕊一阵子，又飞走了，花儿心里徒添了一份惆怅。小溪潺潺地，开始了它春天的征程。“是去寻找江河大海吗？”小溪只笑着却不答，只顾自地唱着曲调欢快的歌，不肯为问者放慢脚步。

小树上的新苞，好奇地拱出妈妈的衣襟，睁开眼，新奇地看外面的世界。不知等待它们成长的过程是什么。但它们却一点也不惧怕，猛劲儿地抽着芽生长。

小草苏醒过来，蓦然忆起与石头前世的姻缘。石头这般坚定忠实地默默守候了整整一个冬天哟！小草心潮涌动，草尖上闪着一颗晶莹的泪滴。

蚂蚁从洞中小心翼翼地伸伸触角探出头，哦，天是暖了，便唤了一群小伙伴一同出来。男孩趴在地上，认真地同蚂蚁对话：

“昨晚我向妈妈保证，不再做撒慌的孩子”

“男孩啊，你在说什么？你说的，我永远都不会懂。”

野鸭雁回来故乡，守纪律地排成一小排过路，开车子的人们只好停下来，按捺住急躁的心情等，鸭雁们不解，“有什么让人们这么急呢？”仍旧从容不迫地踱着方步，屁股晃晃，惹的焦急的人们扑哧笑出声来。

早起的鸟儿不解风情，窗前叽叽喳喳叫着，扰醒了女儿家的春困香梦。女儿家醉在梦中不愿睁眼呢？梦里的如意郎君还未表露恋情。还是少年们最迫不及待，换上单薄的春衣，呼朋唤友地，穿起滑轮鞋在小区的人行道上呼喊着跑。初恋中的少女柔情似水，倚在花枝下，朦朦胧胧地憧憬她未来的梦：让春天万紫千红，将她装扮成最美丽的新娘。年轻的母亲试探着放下抱着的婴孩，让他的小脚丫迈出的第一步，去踏那生机勃勃的春天的土地。

这样诗意的季节里，连空气都年轻了，有谁还能忆起古老？邻家外婆教小孙女唱着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她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情不自禁地把心放飞出来，欢快地吐气，那气息还带出了一声响，谁让这是春天呢？谁让是这样的季节呢？

只有春夜是寂静的。不，不对。万顷力量，排山倒海似地涌向大地万物，寂静中能听到隆隆的声音，那是能量，是待喷薄而发的生机。

大自然为着讨好人类，一刻不停地为人们讲述着春夏秋冬的故事。春天，是大自然唱给人类的童谣。